

橋仔

漁業達人



橋仔社區發展協會
106年12月



網目

第一網目 -

[漁村橋仔]

第二網目 -

[橋子女兒：王水蓮女士]

第三網目 -

[搖櫓去捕魚：施發財先生]

第四網目 -

[海流的左轉彎：黃鵬武先生]

第五網目 -

[戰地政務管制的漁業：姜伙生先生]

第六網目 -

[船老大曹百達：陳雲嬌女士]

第七網目 -

[從漁業走向觀光產業：吳洪官先生]

第八網目 -

[潮起與潮落：王永興先生、王道玉先生]



第一網目 -

[漁村橋仔]

橋仔村曾是北竿鄉的漁業大村，鄰近大坵、小坵、高登等島嶼，海流碰觸到這些島礁便會向下擾動海洋底層無機鹽，使魚群的食餌浮游生物得以大量繁殖，形成天然漁場；漁汛期，漁客船絡繹不絕，居住人口上千；近年來，面臨經濟形態的轉變以及漁場的枯竭，從事捕魚與魚產加工的工作者逐年銳減。昔日漁帆林立的景色現今僅剩五六艘隨著潮水在海面上飄蕩著。透過拍攝紀錄片與故事撰寫，保留下橋仔村以漁業為名的樣貌。



第二網目 -

[橋子女兒] 王水蓮女士



橋子女兒

水蓮女士自幼年時期就經常協助家裡的岸邊漁事，十八歲時嫁給南竿鄉復興村的曹常全先生，共同經營小生意，生活還算過得去。孩子們陸續出生後，開銷變得多了，便與夫婿一同回到橋仔跟著大哥王永興先生一同出海捕魚。三十歲那一年丈夫與大哥的船出海時遭到惡浪的侵襲而翻覆，大哥有幸能脫困生還，但卻從此無丈夫的音訊...家中有著 5 個年幼孩子的水蓮女士，在冷冽的東北季風中頂著大浪咬著牙開始跟著大哥出海捕魚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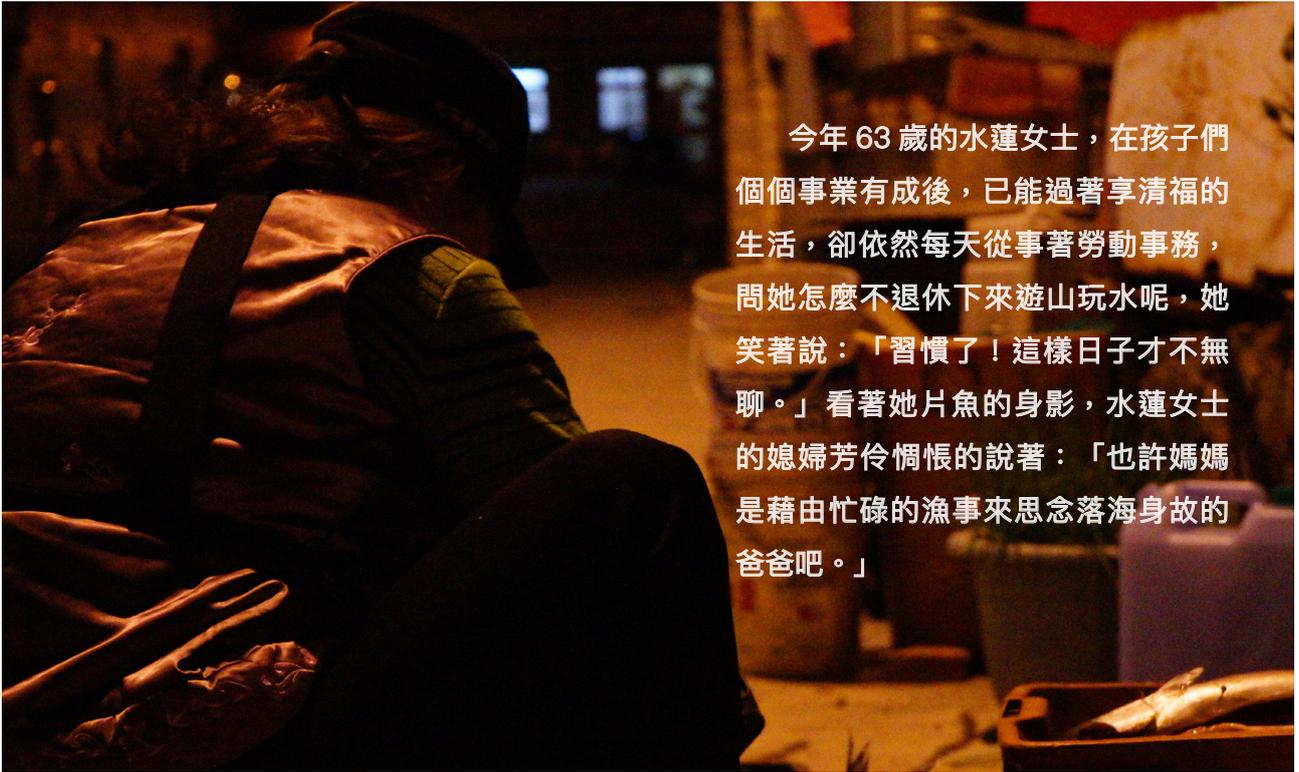
軍管時期的女性漁民

民國 45 年（1956 年）金馬地區開始實施戰地政務，接踵而至的各項管制風氣牽動著島民的生計，也影響了水蓮女士依海為生的經濟命脈。軍管時期，出海捕魚有時間與識別的限制，凡出海捕魚必須持著漁民證在早上五、六點出海，晚上五、六點以前就要返航，遲到則會被扣船，並且限制女性不能出海捕魚。一日，水蓮女士鼓起為母則強的勇氣，集結了一群同樣需要出外討海為生的婦女們攔下了在橋仔澳口正準備要前往高登視察的指揮官問道：「這樣的艱苦環境中，女性們同樣需要為了家庭而出海捕魚，請給女性們一個不能拿漁民證的理由。」指揮官則說：「因為女性不會游泳，為了安全考量才不發放。」水

蓮女士聽聞便走到碼頭邊直指著海說：「指揮官，那我們一起跳下海，若我會游泳就請您發漁民證給我。」此時，欲載指揮官登島的船老大走到指揮官身旁笑說：「您別跟她打賭，她最厲害的就是游泳了。」經過此事，軍方才同意發放漁民證給女性，漁事經驗豐富的水蓮女士同樣也取得了水手證，不論刮風下雨，每日打魚、賣魚、跑船的生活拉拔著 5 個孩子長大。

訂做一簍一簍的手工魚丸

身兼多職的水蓮女士，同時也是打魚丸的達人。馬祖的冬季製作漁產加工品的時節，此時捕獲的魚種產量穩定、肥美鮮甜，加上氣候條件適宜，較不會腐爛孳生細菌。而打魚丸所選的魚種一馬加魚，因為無魚鱗與肉質富有彈性，口感比較好吃，其他適合的魚種還有白帶魚（同樣無魚鱗）、密魚等。一顆小巧圓潤魚丸的製程從處理魚肉開始就要經過剖肚去內臟、清洗、冷藏、去頭、切片、修飾、去皮刮肉等七道工序，成團的魚塊加入比例適中的太白粉、水、少許鹽巴味精、兩顆全蛋一起混合著攪拌，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停下機器用手去感受魚漿的筋性，同時準備大鍋燒水備用，一桶桶排列整齊等待洗三溫暖的魚漿們開始經過她的巧手，俐落地一擠！二擠！三擠！擠出圓潤形狀，再用湯匙一挖，咚！咚！咚！落入大鍋中，浮上水面的魚丸們就可以盛出放涼準備真空壓縮成一包又一包的手工魚丸。



今年 63 歲的水蓮女士，在孩子們
個個事業有成後，已能過著享清福的
生活，卻依然每天從事著勞動事務，
問她怎麼不退休下來遊山玩水呢，她
笑著說：「習慣了！這樣日子才不無
聊。」看著她片魚的身影，水蓮女士
的媳婦芳伶惆悵的說著：「也許媽媽
是藉由忙碌的漁事來思念落海身故的
爸爸吧。」



第三網目 -

[搖櫓去捕魚] 施發財先生



石頭屋與長煙囪

施發財先生是居住在橋仔村的第三代，祖父輩早年從福建長樂遷徙至此，父親與他都是在石頭屋中出生、成長、結婚、生子；一旁的土角房前斑駁的大灶與長煙囪吐露近一世紀的漁家生活。

搖櫓去捕魚

自幼旋與父親出海捕魚的施發財先生，經歷戰地政務實施前後不同的捕魚狀態，也從人力搖櫓出海到船上開始有動力馬達的推進。在那個年代，打魚的人都會搖櫓！常常一艘船上要載五六個人，漁汛期，則需要八人以上才足夠，一部分人員負責搖櫓到漁場及控制船的方向，另一部分人員則負責撒網與收網，彼此十足的默契與分工才能帶回滿載的魚貨。

戰地政務管制前還能自由進出海域，每到打鯧魚的季節時，凌晨兩三點就要出海，開半天的船至高登島北面的海域撒網，將近中午時分收網返航，往往回到橋仔碼頭已是夜幕降臨；若是打黃魚則是相反，並且需要兩艘漁船同時在夜間出海，到了漁場以拖網的方式將魚捕獲，歸來時已是隔天清晨，捕魚之人依著時序、潮水、季節，收穫的多與寡恰如其分。

晶瑩剔透的粉紅蝦皮

施發財先生感慨的回憶昔日捕蝦皮的日子，初冬之際，橋仔、大坵、高登串起的三角海域時常滿佈井字竹椿，往來漁船絡繹不絕，船隻上放置數個直徑 60 公分的竹簍，三兩下功夫就盛滿了。打回來的蝦皮先在岸邊沖洗再背回家中烹煮。裝了水的生仔鼎，灶中放入兩把竹叟，就能煮上好一整天，煮好的蝦皮在曝曬場曝曬、烘乾後，展現了它晶瑩剔透的粉紅面容。品質極佳的蝦油與蝦皮就會貿易到日本，往往也會銷往台灣。是橋仔的重要經濟產業。

近年來，蝦皮產量不如以往，從事漁業的人力也不足，唯一欣慰的是還能在冬季見到捕蝦船隻來往港邊。陪伴橋仔近 90 載的施發財先生，用他的一生網羅漁村的繁華與平靜。



第四網目 -

[一個網目可以 以養一個人] 黃鵬武先生

一個網目可以養一個人

民國 39 年出生的黃鵬武先生長年在橋仔漁場捕魚，大多從事近海漁業，早起打魚需要 4、5 人出海，1 人開船、4 人收網，往往上岸時已是精疲力竭；後來有了機械動力的協助現在收網只需要 1 人之力即可，輕鬆許多。採訪時見到黃鵬武先生正以梭補網，網目有著不同的尺寸。回顧網繩的演進，早期是用稻草編製，補完要立即取回、晾乾，否則便會發霉腐爛，現在使用尼龍繩可以長時間浸泡在海水裡，年限可達 5、6 年。但他也感嘆著早年漁獲量大時，一格網目就可以養活一個人啊！



海流的左轉彎

潮水是捕魚的夥伴，大潮時期收穫量就會多；而順應海流放網也是一門學問，黃鵬武先生分享他多年觀察海流的經驗，當北風吹拂時會影響海流向左轉，此時定置網會受到海流牽引由東往西逆時針方向轉動，網口就要先朝東向放置才會將魚群引入網袋內。



第五網目 -

[戰地政務管制的漁業]

姜伙生先生

打樁

姜伙生先生，民國 28 年在長樂梅花鎮出生，5 歲時隨著從事中醫的父親來到了橋仔村。16、7 歲起便出海捕魚，蝦皮、白帶魚、黃魚是夾板上的常客，約莫 70 年代以後漁獲量漸減，也就慢慢退休了。但說起當年打樁的經驗，他炯亮的雙目彷彿回到年輕的模樣，早起打樁沒有機器協力，要選擇較為鬆軟的沙地，再將樁敲擊入內，年輕小伙子要先跟著老師傅學習技巧，純熟了才能獨當一面。



受管制的漁業

戰地政務時期漁民出海受到管制，只能在固定時間出海，出海歸來就要準備躲入防空洞內，這樣的日子長達 30 多年才解禁。喜愛海洋的他，現在還能時常能見他在防波堤邊上釣魚。



第六網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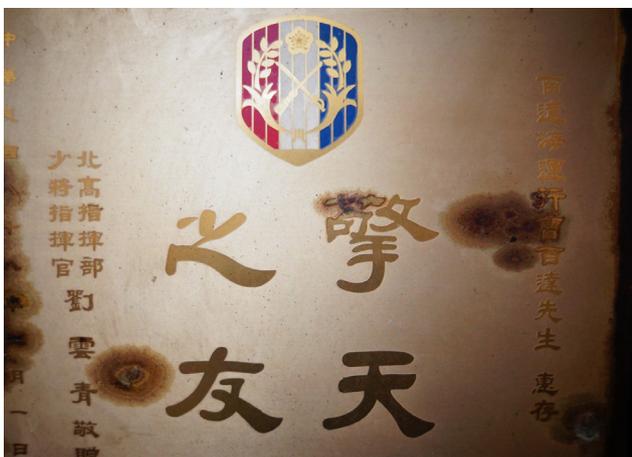
[船老大曹百達] 陳雲嬌女士



船老大

船老大，是人們對他的稱號，在那個軍管時期只有一艘船能夠載運軍方補給品，船隻也有著響亮的編號一忠誠號。民國 46~80 年間往返於大坵、高登、亮島，登島船艦分別為中忠 1、忠

2、忠 3，幾乎是 24 小時隨時命。陳雲嬌女士指著家中的牆面告訴我們那曾經是放置發報器的位置，通信營的官兵會打來家裡通報指定時間在港口待命。船隻的演進也從木船到塑膠船再到鐵殼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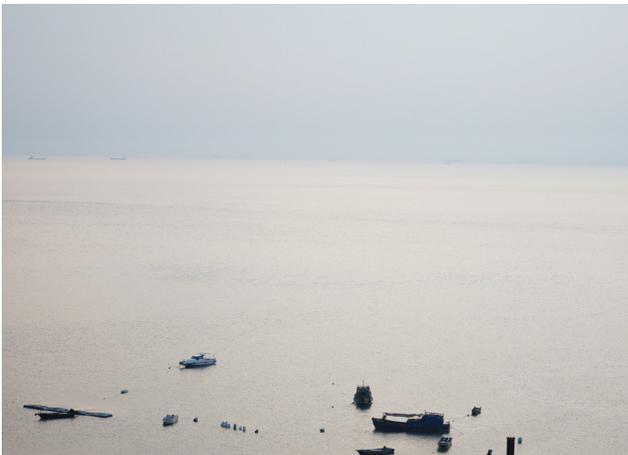
第七網目 -

[從漁業走向 觀光產業] 吳洪官先生

兒時滑溜溜的記憶

吳洪官先生出生於阿南境聚落，曾祖父輩開始在此地落腳。猶記起孩時有一日，父親的船隻靠岸時，大人們快步捧著圓圓滑溜果凍狀的物體放在沙灘上，吆喝著孩童們前來幫忙清洗，這個謎漾生物有一個大傘蓋，人們將其歌下分成好幾塊，內臟部分也取下，留下白色部分，這時孩童們就要翻開背面用沙灘上的沙子搓下一層名叫「去丫`·厂ㄅ´」¹的咖啡色話，再用海水清洗，而那一層薄膜（話）趁新鮮還能拿回家炒蛋，剩下潔白無暇的厚皮再用鹽巴使其脫水醃製，而後加入明礬防腐保存。這個滑溜果凍就是食用水母，處理後的加工品也就是海蜇皮了，食用前鹹鹹的海蜇皮用清水浸泡，待它吸水膨發一些，吃

¹ 吳洪官先生口中所說「去丫`·厂ㄅ´」是海蜇皮的血馬祖語。



起來就會有脆脆的口感。

從漁業走向觀光產業

16 歲離開橋仔到臺灣唸書的吳洪官先生，在二十多歲那一年回到了家鄉跟著父親捕魚，過著恬淡的生活。國軍進駐後，大量的軍人移居小島，靈活的商業頭腦驅使他在塘岐開了一間「梅花小吃店」，有了好的收益。但隨著國軍的精實政策，軍人離去後，小吃店生意不如以往。此時鄰近的大坵島因為台電遴選其成為核廢料儲存地而受到地方譁然，當時的劉立群縣長順應民意反對此事，便在島上放養梅花鹿，並以此畫定為梅花鹿的保育區，阻止了核廢料存放一事。也造就了大坵鹿島的觀光生態。吳洪官先生也因此轉而買了一艘小艇名為「梅花公主號」，做起觀光船運輸。



第八網目 -

[潮起與潮落] 王永興先生 / 王道玉先生



潮起與潮落

王永興先生、王道玉先生是橋仔村內的漁業世家，堂兄弟二人住在同一厝內已有六十多年。兩人漁場均在大坵與橋仔之間的海域，此海域正式放定置網的優良漁場。出海前，先看看潮水，一天會有兩個潮水可以放置定置網，捕魚方式是讓魚群隨著潮差入網，近海面上的漁網呈現梯形，網底綁上鉛塊使其呈現倒圓弧形，魚群入網後，水面降低就會被網羅在圓形袋口，見潮水漸退就可以再出海收網了。

來自大陸沿岸的競爭與危機

橋仔的優良漁場十幾年來同樣吸引著大陸沿岸漁民冒著風險前來放網，馬祖地區海巡也祭出我方漁民們收回大陸漁網可以有獎勵的政策，王

永興先生回憶起他收大陸漁網後，進去沿岸買漁船皮帶受到陸方漁民的包圍事件，當時十幾人圍起他，寸步不能移，所幸有熟人通報公安將他帶到公安處才脫困，公安讓他趕緊上船返航，且建議一個月不得再來此地。

紅紅臭臭藍眼淚？

熱門的藍眼淚是李安導演大螢幕上的座上賓，也成為了馬祖觀光的新寵兒。王道玉先生卻說，捕魚時時常見到閩江口排放出紅褐色的流體，又臭又難聞，還會影響當天的漁獲量，到了晚上就會在橋仔岸邊見到藍色的發光潮水也就是藍眼淚。

